

「可是乞食，我很歡迎，但你不該觸惱我的白狗，使得牠臥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氣惱得飯也不吃了」。鸚鵡不容氣的加罪佛陀。

「怪哉！怪哉！」佛陀很驚奇的辯道：「你那白狗見人就惱，惱人是你的白狗，我沒有觸惱白狗呀！牠不吃飯，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怎麼沒有關係？」鸚鵡肯定地說：「家僕說你對我白狗還講了些什麼，所以才惱的不喫飯哩！」

「不錯，我是對白狗講了幾句話的」。佛陀並不否認地說：「可是我說的是同情話，因為墮落畜道的白狗，遭遇太可憐了，我可沒教牠絕食啊！」

「那末我那白狗為什麼不前不後，偏在你來乞食的時候絕食呢？」

狗觀

白中

附录

這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：佛陀從祇園精舍至舍衛城乞食，次第托鉢至鸚鵡摩納都提子家（下稱鸚鵡）。鸚鵡養有一隻白狗，善通人意，深得主僕的喜愛。住有狗室，食在金盤，照料有家人外出，白狗見佛陀乞食，咆哮大吠，佛陀見白狗那樣惱人，不覺慨嘆地說道：

「白狗，不要亂叫呀！你失却人身，墮入畜道，已是二世受苦了。做鷄做狗，都是你的愚痴！」

說也奇怪，白狗聽到佛陀的說話，若有所知地不響了，垂首拖尾，走開慣住的狗室，跑到柴堆傍邊坐臥不寧地起伏着。佛陀走後，家人叫牠也不理，給牠飲食也不喫，似乎在愁惱，又像在悶氣，這是從來未有的情狀，家人們都很怪異。

「這也有道理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現在我告訴你：因為白狗聽了我的說話，知道墮落畜生是受苦的，不知何時才能脫離苦趣，所以憂愁的無心受食呵！」

「如此說來，你是知道白狗心思了，那末白狗的前生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」？

「那末，鷄的前身又是什麼呢？」鸚鵡接着追問佛陀。

「這，你可不要再問吧」。佛陀表示不想說出，可是鸚鵡却不放鬆，緊逼佛陀說道：「舉彙！你能知道白狗的前世，鷄的今生你

爲什麼又不說呢？」

「生氣不生氣在我，我不生氣就是了，你放心說吧！」
「那我就不說了；鳥的前主人，是你家里的

「那末我就說了：『她的前世人，是你家裡的人，而且即是你的生身之父』。」

怒起來：「瞿曇！你……你是修行的人，怎麼罵起人來了」？

「我沒有罵人，我是說的老實話」。
老實話，罵人還說是老實話，真是欺人之談！
我告訴你，我父是位大慈善家，濟弱扶傾，恤

孤憐貧，沒有一人不稱譽的，他老人家功高德著，死後當然生天享福了，那有不去天堂，却投生內島司之罪兒，你內免活，富官是每季二父

「鵝！你不要動火了，你不是說不生氣的
丁頭的奚落受騙嗎？你自詭言，簡直是餓馬乞食，
你這些瞎話，多麼令我氣惱呀！」

嗎？爲什麼失信呢？我告訴你，你父在世做了一些善事是不錯的，可是你知道你父的用心不善嗎？他的一動一作，都有目的的，往往作小事，大

宣傳，自尊自大，玩弄虛偽，甚而未做的說做，未得的說得，邀功沽名，耀人傲物，這樣的用心作善，那能說是慈善的人哩？我告訴你：真正的
大慈善家，要不求功，不貪名，本之同情，出乎

悲心，聞譽不喜，遇毀不瞋，真真實實的福利人
群才是啊！可惜你父不智，雖做善事，用心不正
，因而遭到愚痴的果報，變鷄，做狗，將來還要
報豬胎，生豺腹，最後墮入地獄受苦，我是如實
而說，你的氣，惱，憤，恨，都是白生的呀！」³
鸚鵡被佛陀一頓捨白，似有所覺地不響了，
默想他的亡父生前，如何的好名喜功，但因此墮
身畜道，多覺無可言，又對佛陀說道：

「瞿曇！你說我父貪功要名，固屬不虛，但白狗即是我的亡父再生，實難令我相信」。
「這也難怪，你沒有宿命智，當然不會相信的，現在給你兩箇證明：第一你回家對白狗說，若是我父，請即返家進食；第二你說，若是我父，請示父的寶藏在處，自然會有很好的答覆證明我說不虛。否則，你就當我是虛偽不實的瘋狂人吧！」。

鸚鵡將信將疑的返家，依照佛陀所說而行，第一問話，白狗即時返室進食；第二問話，白狗以爪觸地，掘得很多亡父手藏的金銀寶物，鸚鵡歡喜極了！馬上携着白狗再上祇園，禮佛說道：「瞿曇！您老說話真實不虛，我相信了，相信白狗真是我的生父；更相信要做善人，需要有善心，不能貪功之念，不作驕慢之想，才能獲得清淨的福報」。

「我的說話，你現在相信了，這是很好的。我告訴你更好的消息，你的白狗死後要轉生善趣了，因為牠已生起善念，沒有瞋惱之心呀！」
鸚鵡幾手跳躍起來，心裡說不出的高興！接着誠懇地說道：

「瞿曇！我太愚痴了！錯怪您老的不是，真是罪過！我向您老懺悔！我要歸依您老；您老是黑暗中的明燈，是苦海中的慈航，人世沒有您老的指導和救渡，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呀！一失人身，苦報無窮！我很幸運獲得您老的救渡，我願終身奉佛行法，請您老開恩，許我的要求吧！」

慈悲的佛陀欣然讚許。于是鸚鵡很愉快的帶着白狗而歸。